

會刊本日本

特56

3

館新書會育教本日本大

五	四	二
〇	四	三
册	號	架
		九
		函

史記評林

三十

第五頁四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發行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地戶牖今為東昏

茅坤曰陳丞相學問本陰符中所得甚精故能以致功

按通籍以計

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

九里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

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

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

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

謂麓屑為紕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其婦而棄

事地也

許應元曰太史公下其嫂嫉平數句蓋先為其無盜嫂

茅坤曰今人略處太史公獨詳如是

許應元曰而夫輒死非必已歸也

徐中行曰平之侍喪里中以早至晚去為助非助也欲以動張負而娶其孫也則行歸漢輒而佐刺非佐刺也欲舟人之知其死金也彼其平居細事猶能釣奇若是况居帷帳之中受腹心之寄當危機交急之時者哉

董份曰述其此孫縷縷皆歷情實許應元曰兄已逐婦而負言事嫂亦察言禮當如是耳

王整曰平策自割肉起

劉辰翁曰平已前謝其兄伯往事魏此語本不足貴用見古人文字原委處然終平之傳不復見戶牖曲逆于伯何與哉

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耻之

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

張負既稱富人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

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

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

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

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

所乘安車與載運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

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

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

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予酒肉

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

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此兄伯已逐其婦疑後娶也平既娶張

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索隱曰

庫上甲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甲社碑云惟

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山此社實遂相高祖

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

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

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

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從少年

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

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

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項羽之

曾丁巳平木 卷五十一 陳丞相世家 二 修來館藏

凌約言曰解衣裸身以釋船人疑以平未過漢時一奇計也

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
徐廣曰：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漢書云：陳平須魏信而後進，血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

按一說軍長者軍卒之長也

王章曰：始言伯逐其婦，繼言事嫂如母，盜嫂之說，何自來哉？絳侯灌嬰等所聞未必非妄，太史公並載之，用意深矣。

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譴，索隱曰：譴，諍也。音權。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非所。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劉辰翁曰此語亦今人所不敢道

茅坤曰只此二句了當陳平一生

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郎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應劭曰。金與印。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

王維楨曰。當其受金。即頑鈍無耻者耳。
劉辰翁曰。平言高帝恣侮人。不能得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

廉節之士語意謂
項王諸臣招之不
可獨有間耳且廉
節之士一為人所
疑即潔身而走故
余有丁曰楚既有
廉節士方斤金何
從行乎項王非能
得真士彼小廉詭
節見大利則走耳
陳懿典曰楚君
臣之相猜也君懷
諫而臣強爭也非
以平之間也千金
僅足動賈豎耳使
楚人稍有智者其
誰感焉甫進太牢
忽更草具其粗公
之草乎楚之使楚
之君試一思之不
可竟然一嘆乎蘇
子所謂陳平雖智
安能間無知之主
者是也夫乘人之
疑而間之即婦寺

能焉安稱奇哉謂
之奇者殆桓譚之
臆說非太史之本
肯也

劉辰翁曰此女子
軍寢甚正要重夜
字

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
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
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
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
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
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
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
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
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

草麓惡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

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

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

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

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

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

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

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

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

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

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及高帝問諸將

茅坤曰委曲盡陳
平所以疑難高帝
之旨纔入雲夢一
策
胡廣曰昔者明王
五載一巡待令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
明黜陟故刑一人
天下服其罪賞一
人天下勸其賢韓
信未有逆帝漢祖
不能斟酌古典卒
用陳平計朝繫
信而生諸侯之疑
一二年間韓王信
反馬邑趙相貫高
謀柏人陳稀反代
地黜布盧縮之徒
悉以叛漢豈非偽
遊雲夢之計致之
歟使後世天子不
復言巡狩諸侯不
敢議朝覲皆自此
始

劉辰翁曰隨以行
謂即日行使其不
測
程敏政曰呂氏
之殺淮陰千古共
憤而予以為平實
啓之呂氏特成之
耳偽遊雲夢一言
使高帝為無恩之
王元勳受無罪之
誅平亦不義之甚
矣

按君而先生其
臣者見此
凌約言曰陳平能
不肯魏無知寧忍
負高帝哉高帝因
替之曰若子可謂
不負本然則其卒
能以功名終也有
以夫

史記卷之六十五
信及會病

諸將曰啖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
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
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
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
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
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
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蘇隱曰
第且也小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陳州也韓信
陳州為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
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

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
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
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
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而反明
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遂會諸侯于陳盡定
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
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
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
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
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
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

陳丞相世家
卷之六十五

黃震曰此使單于
闕氏即張儀愚鄭
袖之故智也何奇
之云使平早計而
帝死窮平城雖不
奇猶奇矣

劉辰翁曰只曲逆
戶數見劉項之消
亡存者六之一耳
可畏哉

楊慎曰凡六出奇
計凡六益封與蕭
何贏奉錢二益封
二千戶同一書法

茅坤曰太史公總
揭平六出奇計以
其章章著明之大
者以予觀之平足
智多謀無往非計
也

按行訖漢書註
謂于道中且計
也

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焉支

如漢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

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

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

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

不泄高帝見圍七日陳平以徃說闕氏闕氏言於

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

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

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

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踈不如及其未到令漢

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妬之性

必憎惡而去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

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

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相論略同不知

是應全取相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相論似本無說

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

山也○索隱曰章帝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

醜其名改云蒲陰也

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

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

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

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

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

益封奇計即平所謂陰謀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

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

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

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

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

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類之夫有親且貴

劉辰翁曰為壇以節召噲非詔語平所謂謀此易耳使上自誅之非平不能雖不知帝崩而料事不失謂其遺憂于後者好事議論之口也

楊維禎曰或問陳平不奉詔斬噲蓋能以義制命者余曰平不辨噲之讒顧獻策馳傳載勃以斬噲豈知以義制命者耶其不斬噲者以噲呂后弟類之夫帝駕將晏漢北將鳴應作后爾

劉辰翁曰因王陵相乃傳陵又傳審食其皆傳體當然漢書折之徒使首尾不全耳

楊維禎曰天下必歸于漢而慄悍猾賊天下之所共切齒者也以宋義范增輩老于智數不能決楚之可去而漢之可歸而一老婦人能決之王陵之母是也然陵歸漢不先為母地而為籍所持既外又付諸鼎鑊陵亦何以有吾之膚髮哉移其報母者報漢卒從漢定天下為漢相國太后欲王諸呂陵獨持正論于平勃依附之間其去相權謝病死亦無負于漢矣無負于

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也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入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

至王玄孫坐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

曾丁巳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五 陳丞相世家

母矣然終天之痛
維伊呂之功何益
哉君子曰謝病成
孰愈謝毋以成
某坤曰陳平之所
以能脫呂頹之讒
者必內結審食其
以為入于左腋之
人故也
許應元曰曰幸曰
侍曰居中曰因決
事太史公之意微
矣
按兩人與平並
為丞相故因插
入兩人傳

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
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
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
在治處便
止宮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
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
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
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
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
聞之私獨喜向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
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

黃震曰陳平與太
尉勃卒誅諸呂然
使諸呂謀逆者平
阿意太后之過也
縱火焚人之家而
隨以撲滅其功耶
罪耶

某坤曰陳平讓絳
侯相右固黃老之
道也

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
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
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
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
文帝二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
及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
帝令其子平嗣侯留川王反薛陽近留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
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
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
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
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
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
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曾丁巳平木
陳丞相世家
九

按有主者上漢書有各字

楊維禎曰宰相于天下事無不知况于獄數係民命錢穀係國命廷尉內史其職主也而一歲生殺出納之數上計冢宰者獨可不知乎平所學黃老術戰國之縱橫說爾其陳相職于帝者平果能之否乎亦不過勤言以受帝爾帝善其言而勃又慚其言而去遂專相以為德也君子哂之

光緒曰史稱平有奇計六今觀六奇如躡足間楚者亡奇也抑奇者別有在耶平嘗有言吾多陰謀道家所忌夫所謂陰謀者所謂奇計也思之則諱之諱之則人不得而知矣必欲以六者稱奇耶夫未之計哉

王維禎曰王諸呂始乃偽聽本謀欲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
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
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

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

主羣臣也若今言入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

並存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

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

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

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

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

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

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

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

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一篇結案是道家之所禁吾世

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

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

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

曾丁巳平本陳丞相世家參長官載

誅卒定漢雖非黃老之術而何

王整曰知謀二字斷盡陳平一生論傾側擾攘卒歸高帝其智也紛紛之難常出奇計亦智也時事多故不惟自脫卒定宗廟以榮名終可謂大智矣摠束之曰非智謀而能若是乎論留侯籌策功力則歸之天論平功名則歸之智謀智謀者人也正譎之間耳讀陳平一傳可見入無所不至也

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船露裸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榮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田中篤實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吳興凌雅隆輯校溫陵李光緒增補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

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玄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徙沛勃以織薄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

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也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葦薄也常為人吹郭璞註方言云植懸曲柱也音直吏反

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殯猶今挽歌類也材官引彊漢書音義曰能引彊歌者或有簫管也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

揚慎曰叙戰功處與曹參世家樊鄴等列傳同一凡例韓文公曹成王碑叙戰功處本此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周勃世家

茅坤曰太史公叙
絳侯戰功古今絕
調

光緒曰今人稱
泰山五大夫俱
云五松樹至不
能得其數以為
疑獨黃羨云五
大夫秦官名第
九爵也此語可
証千古之誤而
此云賜爵五大
夫充明白易曉
矣

按前至似與先
登意近

修牙齋

軍陽東還軍留及蕭復攻陽破之下下邑先登賜

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擊章邯車

騎殿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

殿戰功日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

則曰殿最獨捷則日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

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定魏地攻爰威東縉

以往徐廣曰屬山陽索隱曰小顏音昏非也地

縉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也○正

義曰縉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縉故城漢縣也在充

州金鄉至栗正義曰括地志取之攻齧桑先登索

縣界曰徐氏云在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東追至

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定陶襲取宛

胸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得單父令正義曰善甫

也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漢書音義曰

隱曰地理志東郡壽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後章邯破殺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

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楚懷王封沛

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

云句盾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

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盾令所見本各別也

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

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正義曰緱音絕

河津正義曰即古平陰津在洛擊趙賁軍尸北索

日賁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尸南攻南陽守齧破武

鄉今偃師也謂尸縣之北

周勃世家

卷五十七

修牙齋

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封號未必縣名也

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攻槐里好時最淳

日於將率之中功為最索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正義曰今幽州新平縣古漆縣也擊

章平姚卬軍索隱曰卬音五西定汧正義曰口肩反今隴州汧

源縣本漢也還下郿頻陽索隱曰地理志云郿屬右扶風頻陽屬左馮翊也

正義曰郿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頻陽故城在宜州士門縣南三里今

士門縣併入同官縣圍章邯廢丘索隱曰地理志屬雍州宜州廢也槐里周曰犬丘

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

本都廢丘而示破西水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

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地破西縣丞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

攻上邽正義曰音圭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本川作水

最還守教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

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

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潁陰故城在陳

州南頓縣西北鍾離故城在濠州鍾潁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

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潁郡謂破茶軍於

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

也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

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二里，或以為秦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

之舊馳道也。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偏陽子

作霍。○正義曰：霍音噴，又音蘇。寡，又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

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後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以前

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擊胡

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

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破之還降太原六城。

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治石。應劭曰：治音沙，或曰：地在樓煩縣西北。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

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因擊胡騎平城下。

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所將卒當馳道為

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

乘馬豨。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豨名也。乘音始。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

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函。索隱曰：函

胡困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遼。索隱曰：音速。○正義曰：勝州榆林縣東北

四十里。秦雲中郡。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

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書勳亦作博字。並誤耳。定鴈門郡十

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索隱曰：地理志

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豨得豨

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

承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

承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

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陜。張晏曰：盧綰郡守陜，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

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云：御史大夫姓施。

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破綰軍上蘭。正義曰：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

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

有馬蘭溪水，恐是也。服虔曰：沮音阻。○索隱曰：按地理志：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

縣東北百二十里。燕上谷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

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追至長城。邑長城亦名

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

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

按此通前總最戰功

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

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趣為我語其推

少文如此。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推，不

愚為鈍推，音直，追反。今按推如字，讀之，謂勃召說

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之性，以斯

推之，其少文皆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

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

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

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

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

按勃既定燕一句收勃佐高祖事業

王世貞曰凡出入將相最久者終侯周勃從入漢為威武侯相國太尉再為丞相就國凡三十四年類陰侯灌嬰為昌文侯御史大夫車騎將軍太尉丞相凡三十年鄼疥數將共有功不當侯十二年用父食其故封高梁侯凡六十三年張北平蒼以代相封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御史大夫六歲丞相十四歲比尋凡五十五年其餘尚不能殫述述其見於史記者如此

茅坤曰史官須注記此事方令後世悲功臣而令先輕辱

按侯之子亦稱太子

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

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

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索隱曰簿即曰牘也故蜀志秦必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

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韋昭曰尚奉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

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

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

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遭得左右物

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

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

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恚者嗔也遭者逢也謂

太后嗔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蠻陌之曰絳侯

綰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將兵於

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

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

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

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

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

日猶言不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

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條

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

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條縣南十

二里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

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姚氏

婦人亦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

音柄索隱曰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

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

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

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此

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

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

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

將軍軍霸上正義曰廟紀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

在渭北十餘里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

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

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

按上文已叙亞夫封為條侯矣此挿入許負一段復說封亞夫為侯蓋以驗負之言也

茅坤曰許負數言了當條侯一生

茅坤曰：倏侯兵法，太史公撰事並古。

今絕景，霍輅曰：後世武臣，用兵之臣制之，步趨驟命焉，少者趨，專即以矯制受戮，如繫獄定而責之，馳是故兵日弱，國日蹙，以至於亡。然後知文帝之盛德，非後世可企也。或曰：不幾於以臣抗君，懸懸曰：此用兵之權宜也。兵罷歸，朝則固有君臣常禮矣。然後益知漢之近古也。

張邦奇曰：文帝承秦尊君卑臣之餘，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真善將將哉。

王世貞曰：漢可

以託孤寄命者，周亞夫哉。霍光、蔡亞夫，俗光密，亞夫疎，所以殊也。若勃則亞夫下矣。彼丙魏者，小才也。德則丙勝。

劉辰翁曰：以梁委之，絕其糧道，自是

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

軍中之事，君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

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

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

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

御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禮。鄭天子為

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橫木，若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

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

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

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

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

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

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

孝文且崩時，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

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

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

衛大將軍，大司馬，即今十二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

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也。劉音七妙反，輕讀從去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置丁巳平木

卷五十七 周勃世家

參來官

兩事妙在奔梁然
難為深甚宜然
茅坤曰太史公叙
用兵如善將本謀
種種入手

洪邁曰軍中夜驚
之事漢史書之以
為亞夫能持重按
亞夫軍細柳時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
文帝稱其不可得
而犯令乃有軍中
夜驚之事安在其
能持重乎

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
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
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
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侯等。索隱曰：韓頹當也。○正義曰：弓高滎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
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
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于侯反。太尉使備
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
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其軍。

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

索隱曰：地理志：縣屬

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濞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連巨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濶百餘步。又夾玩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湖。悉成田也。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

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

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

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凡相攻守

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

條侯之短。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

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實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

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實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正義曰：人主

生人自實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

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

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

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

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

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

之，則何以責人臣？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

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亞

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項之，景帝居禁

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胾也。胾音側。吏反。索隱曰：胾音李。

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六尚尚席，掌武帳帷幔也。箸音節。漢

書：作箸者，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禮

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故鄭玄云：今人

謂箸為挾，是也。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

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

君之食具也。偶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

非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

食具偶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

董份曰：細柳營，亞夫為真將軍，不候外戚。亞夫為真宰相。又曰：无功侯之非約六字三句。

倪思曰：亞夫言論可稱非不知體者。也。此五人侯後不聞來者，來者可盡侯乎？王維楨曰：不封王信，不封降奴，見條侯抗直不回，而景帝發怒所自也。

劉辰翁曰：不封王信，對是今尚席取權，則近暴主之失。

邵賢曰：軼軼之疑，帝蓄之心，又與大威而不遺者，蓋將為楚太子亨江。其者察焉，而條侯一言適逢其機耳。李廷機曰：曹操以空器饋荀彧，即從景帝飯，亞夫不置箸也。皆一桃殺三士之意，諺云：殺人不用刀，此耳。

又引魏武賜荀彧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

虛器各記異說也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

條侯于為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

作物屬尚方故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

晏曰被具也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盜買縣官器

王者官天下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條侯索隱曰

故曰縣官也反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薄責條侯如淳曰簿

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

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天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

責此吏不得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召詣廷尉正義

任用故召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

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廷尉

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也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

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

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

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

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

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

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

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

句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食復云元

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

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

余有丁曰按置獄不置是景帝作意如此以規亞夫乃亞夫怒形于色故曰怏怏非少主臣此亞夫不善處危機也

王世貞曰堅忍哉周亞夫也遇文而顯過景而敗果任哉申屠嘉也遇文而伸遇景而屈

王整曰千古見之猶為氣塞其父子兩朝遭遇如此不可咎其不遜

劉辰翁曰反者貪富貴耳地下何富貴之有小人語取給類耳

王維楨曰太史公撰獄吏處多悲酸橫絕今古由坐附李陵幽囚之後故耳

按此有罪即蒙上文酎金也

茅坤曰覽末句結案可見景帝之所以殺條侯只為沮

王信之封而景帝之始矣王信由梁王與太后以計中條侯也

趙恒曰始為布衣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是勃亦不學也匡國家難復之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焉是勃亦守節也亞夫不學守節有乃父矣然卒窮困餓死景帝忌刻少恩可知蓋深惜之也故云悲夫

余有丁曰按亞夫不得其死此景帝之失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觀細柳營及爭太子爭侯事儘有學術不化乃父之推譽也

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

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

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

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己之智謀足而虛已守

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對封王信徐盧

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戶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賊荼破國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劉子翬曰周亞夫疆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

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

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

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耳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

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已恭

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

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黃震曰周亞夫之為人太史公雖不明言

然必悻直直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

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者何至天子勞軍不得入及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不

得馳驅而以軍禮見王旅萬騎乘輿黃屋欲制命于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視

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即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于辭

氣問矣以是隕身其可惜也夫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田中篤實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

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

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楫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

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

與韓魏攻趙襄子於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都睢陽

梁王名楫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

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

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二歲

黃震曰按漢于諸王不教以禮義而乃大其封邑適所以禍之

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

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

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

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

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清河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

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

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

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梁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

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

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

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

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

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

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縣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

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

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

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

會丁巳平水。梁孝王世家。二。參來官義。

續陳文燭曰：曰比年入朝。留曰既朝。上疏因留曰冬復朝。疏疏欲留也。

出有梁王意。有窺伺神器之心。向非天奪之。速未必不為吳淮南之謀也。

黃震曰：孝王既僭侈矣。景帝復失言千秋萬歲後傳于王。入則同輩出則同軍。卒之梁王賊殺袁盎等大臣。幾至變逆者。景帝之失也。

按此篇關鍵在。未置太子立太子。廢太子又立太子。四句上皆為後梁王親觀。慾望張本。

董份曰叙孝王廣
修貴侯歷歷如畫

王世貞曰梁孝
王廣睢陽城七十
里西苑方二百里
作曜華宮紫苑園
園中有百靈山層
寸石落後巖栖龍
岫又有鴈池池間
有鶴洲是渚其諸
宮觀相連延亘數
十里奇異與樹珍
禽惟獸畢備王曰
與宮人賓客式鈞
其中是漢之諸王
踰於後世人主也
然此猶可曰王也
梁冀廣開苑園採
土築山千里九坂
以象二嶠深林絕
澗有若自然奇禽
馴獸異方珍惟畢
有是漢之貴戚踰
於後世人主也然
此猶可曰外戚也
索隱曰漢於北山下

梁國東西四里南
北五里激流水注
其中橫石為山高
十餘丈連延數里
養白鸚鵡紫鸞蒼
雉青鸞奇獸珍
禽委積其間積沙
為洲嶼激水為波
濤致江鷗海鶴孕
雜產穀延漫林池
奇樹異草靡不植
培塿皆徘徊連屬
重閣修廊行之移
晷不能偏是漢之
富民踰於後世人
主也吾故因梁孝
王而併及之
按師古云警戒
肅也

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廣
曰在陳留圍縣駟案司馬彪曰圍有高陽亭也○
索隱曰圍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
出續漢書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實太后少子
郡國志也

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
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
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
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
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
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
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
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
園也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
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
遺音也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
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
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

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
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
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後巖

得賜天子旌旗出
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法駕三十六
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

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入言警索隱曰漢
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
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

招延四方豪傑
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

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邪詭
怪非常也奇音紀
宜反邪音斜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

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

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白
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

索隱曰漢於北山下

索隱曰漢於北山下

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贊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既朝，上疏因

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

天子殿門。正義曰：著籍，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與漢宦官無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

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道立子，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

格。如淳曰：歧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歧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歧，柵云：歧，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

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

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

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意疑梁刺之。

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

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

石急。梁相軒立豹。正義曰：姓軒，立名豹也。及內史韓安國進

諫，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

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

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

乘布車。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

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

按漢書屬下有謀字。

歸有光曰：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為勝詭事疑世家誤也。

梁孝王世家

卷之六十一

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

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

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

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

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有

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有

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

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孝王

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索隱曰迷征

王之王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

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

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

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長子

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盡立孝王男五人為

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

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

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

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

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

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索隱曰襄漢書作讓母曰陳太后共王母

按平王共王之

子孝王之孫也

增補通志卷之八十一

果殺吾子見太后
溺愛者不明前曰
景帝憂恐此曰景
帝哀懼見景帝之
孝友描寫一時情
狀如畫而於是字
然後字及字乃字
不輕放下

按良山即今梁山泊

按平王共王之
子孝王之孫也

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
 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
 在時有壘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
之象。以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
 入任主后。聞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
 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
 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
 賜任王后。李太后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
 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措指許慎措
置措以為笮。○索隱曰：措音進。側格反。漢書王陵
傳：迫進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笮也。謂為門扇
所逐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

中尹霸等士通亂。

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

大點其字中心。今按候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而王與任

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內有淫行。亦

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

中。睢陽人類犴反者。

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按類

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

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

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

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

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

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孝

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

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

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

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

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

是為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

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

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

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

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

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

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

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

增表黃曰武之罪
景帝為之也夫秩
等威定儲貳治道
大計也而帝皆忽
之故梁王欲用警
蹕則許之警蹕欲
請之傳位則許之
傳位此二事者豈
細故也哉不能以
義法裁之而惟母
言是徇卒陷以驕
縱而貽母憂庸非
辨之不早辨故邪
吾于是而知齊言
鄭語春秋必係之
弟聖人之垂戒遠

按漢諸侯王朝
見期法具此

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
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
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
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何以有
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
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
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
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
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
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
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
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

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
與晉世家不
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
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
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
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
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
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
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
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
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
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
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
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

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周人尚文，尊尊謂尊其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子；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

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按此當入孝王傳

按楊慎云殷道親親二句出尚

書釋

尊尊其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周人尚文，尊尊謂尊其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子；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

光緒曰按綱目書云梁王武使人殺袁盎天袁盎天子之讖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不復道矣雖然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然則養成其惡而不至此獨

非景帝之過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按言梁王止來殺大臣文吏窮本以為謀反茅坤曰田叔燒梁王反辭一節有古大臣風

索黃曰讖者以田叔悉燒梁獄詞為善處人父子之間愚以為論之未盡也夫事出于顯明者雖重而易釋而赦之愈密莫可踪跡者則其疑之也必深方是時使鄒陽之計不行王信之言未納而天子之震怒未已則空手來見帝之疑且不止于殺漢臣而謂其謀危社稷矣必坐殺以阿縱之科而再遣

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

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

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

治梁矣是重太后
憂而甚帝之不德
也安在其善處父
子之間哉竊謂當
按梁之時求情責
實而不為苟且糊
塗之計獄詞既具
則奉詞以請于帝
曰太后在上而梁
王犯誅辟之則傷
恩不誅則廢法臣
愚竊念七國連衡
梁圍困急使梁王
左足一搖則山東
非漢有也是其安
社稷功足以說于
天下臣願以殲為
法擇一小國變置
梁王使吏代之治
俟其子孫之克蓋
前愆者復其故封
則太后無不食之
憂帝無殺弟之名
而漢家之法亦無
地而不舉之患矣
必以燒獄詞為哉

黃震曰景帝十三
王惟河間最賢其
學甚正雖當時士
大夫亦鮮及之餘
率驕恣自滅大率
漢之封建非特城
邑過制亦失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之
意故適足以禍之
耳
茅坤曰五宗世家
並罪狀不足觀覽

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
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
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醜孫
羊竇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終

田中篤實
笹森利貞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
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
為王其母五人
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

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過程姬子

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

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
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
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

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
杜業奏曰

茅坤曰漢燔經後而河間獻王頗好六藝太史公不能傳其遺事可惜

王蓋曰榮最長者而傳居二王後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耳

王維慎曰臨江罪宜貸直鄧都刻深竟議死此梁孝王不死以遺經術大臣訊也朱翌曰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王莽掘丁姬塚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獸哀憐之人不如此也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輒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自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所行皆法於儒者

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頃王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閔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壻垣為宮○索隱曰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椽上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壻垣牆外之短垣也

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為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軼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軼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犗或用狗以其犗血釁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壻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鄧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鄧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久無後○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也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王維慎曰臨江罪宜貸直鄧都刻深竟議死此梁孝王不死以遺經術大臣訊也朱翌曰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王莽掘丁姬塚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獸哀憐之人不如此也

五宗世家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
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
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
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正義曰晚節猶言末年時
嗇貪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

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
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
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
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

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

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
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
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

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

淖女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

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及淮南事發治黨與

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

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

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事既聞漢公

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

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

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

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

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

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

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

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

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

索隱曰謂不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

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

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

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

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

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

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

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

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之辯以傷中人索隱曰謂詭詐彭

茅坤曰今諸王封及勢家往往有之

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

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阜布衣自

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多設

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

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汗以

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

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

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

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音角獨

言權謂酷權也會音會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

賣之賈會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入多於國經租

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以是趙王家多金錢

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

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

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押蒼云

楚信鬼神越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

從走卒行微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微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

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

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

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正義曰樂有子

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

按漢書中山靖王閻樂對甚可誦
按漢書音樂下有御字

史記卷五十九 五十一 備列各書

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

中山王徒曰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

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

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子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

康王子項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

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笄

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婦而飾女汙也漢律云見婢變不得待祠婢音半

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

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

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

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

稱壽歌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抽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立二十七年卒

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為長沙王服

音拘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

二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齊有謚法傷人蔽賢曰繆

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

五宗世家 卷五十九 五十一 備列各書

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蔡彭

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

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

鏃矢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

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註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候淮南

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寄於

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

諸兄弟最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

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

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

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

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

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六安王慶以元狩二

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

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

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

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

愛姬生長男悅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解字林云

他活反。稅以毋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

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

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媚

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亡。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

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

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

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

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

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

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

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索隱曰：按

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

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

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稅陷之。

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修徙王勃。

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

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

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

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二萬戶。為

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

按一本無常山王之字恐是

陳仁子曰景帝之待五王奪之權者乃全之也于是可見漢初之無制矣

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主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有皆入于王也得自

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

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時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闕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提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鏃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叛逆惟梁為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洽和他如楚元王云為漢宗藩荆燕云為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功於漢不論親疎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世家乃若吳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姦惡自取滅亡故降為列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蕭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樊諸人只列為傳意亦如此乃若陳涉亦名世家天下亡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彪譏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通列為傳失之矣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終

田中篤實 義次同校

曾丁巳巳平木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九 參表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姓霍。

昧歿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

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念虧膳貶樂損郎

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

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

犬馬心昧歿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

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

病昧歿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二月乙亥御史臣光

董份曰：三王之封詔制奏請皆爾雅深婉上下皆得體矣故太史公特稱其文詞爛然不虛哉。楊慎曰：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詞爛然可觀又見漢廷奏覆頒下施行之式。

大司馬三公也故為首議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

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

翟索隱曰莊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

日趙索隱曰李息大行令臣息索隱曰太子少傅臣安

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

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

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

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

某坤曰按此即今都官會議之制

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

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

臣賀等正義曰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

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

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

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

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

立皇子臣閔徐廣曰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

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

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

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云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

按此始議封諸侯王

按列侯臣嬰齊以下增入

入為立君長司牧之耳。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歾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紓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

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鄩索隱曰：蕭何謚封沛之鄩，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鄩，音差也。褒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二里也。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分王諸侯王子，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列位失序，不可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列位失序，不可

以垂紼於萬世。臣請立臣閔。索隱曰：齊王臣旦，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臣胥。索隱曰：廣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

行。註弘之字恐

余有丁曰：按諸侯王稱國列侯稱家，故曰家皇子為列侯，即上所謂列侯家之也。

茅坤曰：前疏在三月乙亥，下尚書丞及臣下兩議而漢天子再難之，並書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

曰三月丙子可見當時君臣之間批若甚速不似近代累旬而後報也

揚慎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引詩文小異或所見異辭大抵漢人引經不泥如此

按此又增入臣慶、茅坤曰復申叙建議與制所云亦即今禮儀錄

重份曰言康叔伯禽初未成人見三王當封言康叔伯禽後有勳伐見封之得宜

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駢剛，何？駢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廢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

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祿，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溲月氏。正義曰：溲音蘇，氏音支。至月氏，西戎國名。

在葱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於民

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銜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

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

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

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本王子謀有而家皇子為列侯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

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

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

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

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

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

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

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

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

其術或諱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

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

亥孫斡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

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

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

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

按此增入臣壽成二十七人

自古有此名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

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

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

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

日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

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四月戊寅朔癸卯

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

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

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閔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

製於戲如言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

鳴呼戲音稀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

方色土與之首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

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士若封東方

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

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

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悉爾心允

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

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

無後立八年

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

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

會丁巳平木卷之六 三王世家 參來官載

董份曰可與周書諸命同為古雅

陳仁子曰書稱誥命所以可傳萬世者雖以其詞亦以其人武帝十九五

齊王燕王廣陵王三子同日受封今讀其策命詞語申以風土之宜教以輔佐之義語言溫厚直有成周訓誥風度班史謂號令文章察然可觀者此其尤也惜三子或天或自殺竟無伯禽康叔之業三復策書吾重為三子愧

索隱註須在上
齊王策稽古下

增訂史記評林

卷六

信不命

古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

能同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

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賢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

侵犯寇盜加以姦竒邊萌索隱曰胡一作毗常昭云毗民也三蒼云邊人

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

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如淳曰

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帥旗作期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卽昆

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葷粥

徙域張晏曰匈奴徒東也北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

毋俾德徐廣曰俾一作非○索隱曰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俾俾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非○正義毋乃廢備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

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曰常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

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入戰是謂奔之正義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於

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二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

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

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五湖之間索隱曰

具區洮滬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

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壇駟案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

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適宵人應劭曰無

一本人戰作而戰

漢書燕王傳亦作降旗註旗作期疑有訛

增訂史記評林

卷六

三王世家

七

參來官

殊失有損無益之義是以自褚先生所補者無不可刪也

茅坤曰通篇策文式

疆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

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聚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

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佻德

索隱曰本亦作肥案上策

云作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匪誠廣陵王以慎外

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

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二千餘

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

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

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

應劭云在朝陽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

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

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

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

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

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

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

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

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

楚王傳曰蓬生麻中木扶自直索隱曰已下白

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

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埽北迫匈

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

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

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

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

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徧德者勿使上背德

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

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年纔七八歲耳，宵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宵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寔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之職亦當使燕喻之。

董份曰：按宗正主屬籍，故辨正王以宗系之事。御史主執法，故按訊王發兵之罪。滿意通儒術，故曉發以理使王自知其罪。註廣陵當作燕。

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

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謂王曰古者天子必

又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

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

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

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

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

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

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歿國滅為天下笑

於是燕王曰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

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曰復與左將軍上官

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

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

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

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

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

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修中徐廣曰修

者浙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修如禮修溲之修謂

洗也音思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

漬然也以白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

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

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

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

按此與漢書大異

註廣陵疑廣陽訛廣陵在吳越蓋陵陽以字相似訛也

州良鄉縣東以奉燕王祭祀

北三十七里
 黃震曰太史公備述羣臣奏辭皇帝恭讓
 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爛然
 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
 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
 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
 為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
 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
 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
 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
 下誤矣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
 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
 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對策
 書補之其書諄諄以保國艾民為戒庶幾
 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燕王旦
 廣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謀逆一詛咒身歿
 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降而為
 傳不得與諸王並也事
 詳漢書武帝五子傳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田中篤實同校
長谷川敬直

